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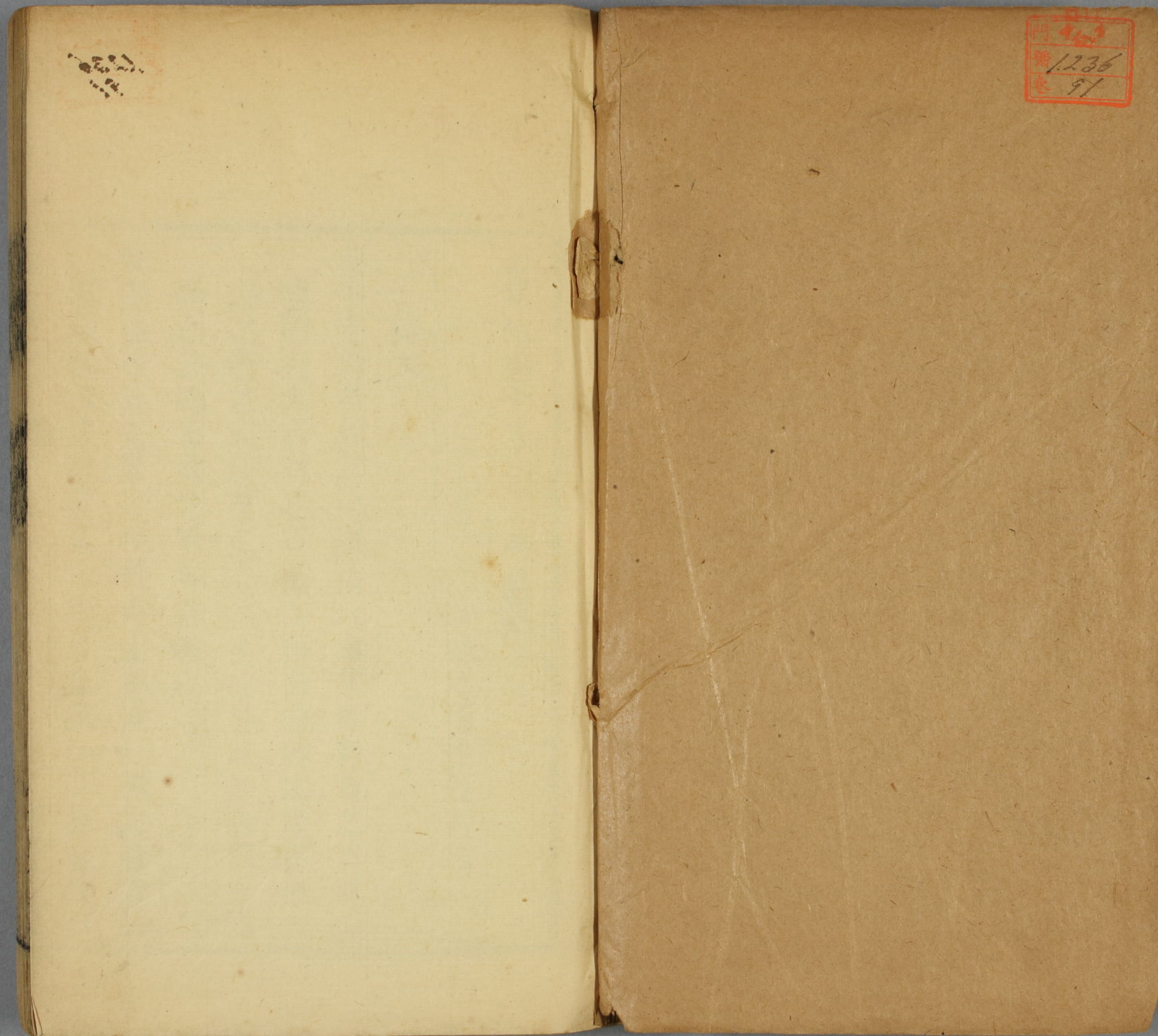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九十一

口 11
1236
31







1236  
91





日耕帖卷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六

蔡卞毛詩名物解凱風情也事父母者有之清風韻也贈行人者有之谷風言和而能容不能容則夫婦之道苦而朋友之交絕矣故於風於雅兩見焉極之終風北風尤不可言者也

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韓詩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又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將辭也與毛傳將訓且小異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卷一百一變禮一奔喪首載蓼莪詩云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黃氏勉齋編變禮以是爲首卓有所見予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蓋有所自云

戴氏毛鄭詩考正蓼莪首章匪莪伊蒿按莪俗呼爲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案王磐野菜譜有抱孃蒿題云抱孃蒿結根牢解不散如漆膠君不見

昨朝兒賣客船上兒抱孃哭不肯放語亦悱惻動人附載于此

晉書王裒傳父修爲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爲廢蓼莪篇南史顧歡傳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文學者爲廢蓼莪篇又酈道元水經注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於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



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三事皆同而  
顧歡秦氏事罕見引用

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餅之罄矣又窵空也引詩瓶  
之窵矣集韻平聲下十四清牽盈切去聲四十六  
徑請定切并有窵字引詩同罄字依毛詩窵字存  
異文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毛傳餅小而罍大罄盡也鄭箋  
餅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  
貧衆恤寡朱子集傳易箋云言餅資於罍而罍資

於餅猶父母之與子相依爲命也故餅罄矣乃罍  
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  
生不如死也各自爲義

鮮民之生毛傳鮮寡也戴氏考正按春秋傳葬鮮者  
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少福之意故名無怙恃  
曰鮮民翰案鮮卽鄭風終鮮兄弟之鮮舉目無親  
獨行孤子孟子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  
可補毛傳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注引韓詩曰夫爲



人父者必懷慈仁愛以畜養其子也似拊我畜我

傳文

集韻平聲上一東饜盥盟說文饜盛器滿貌引詩有

饜盥或作盥盟

聶崇義三禮圖匏爵圖有杣疏匕挑匕凡三圖杣雜

記云杣以桑長三尺注云杣所以載牲體者也喪

祭用桑吉則用棘孔疏引特牲記曰匕也疏匕有

司云雍人合執貳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貳

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云疏匕柄有刻飾賈

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類鄭注疏

屏以刻畫雲氣蟲獸此唯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

疏匕亦形如飯棗以棘為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

寸博三寸其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有司云司馬

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酒注于疏匕注

云挑謂之敲讀如或春或抗之抗或作挑者秦人

語也案桑匕喪祭可用大東篇之棘匕疏匕也挑

匕之挑吐彫反又音由挹物用之與棘匕異

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



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  
陵遲久矣而能無踰乎引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說苑至  
公篇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  
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  
事則不營私事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  
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遠仇讎忠於事上仁於利  
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存於

今是之謂公引詩周道如砥四句案荀子引詩說  
陵遲是刺今周道之不平也說苑引詩說至公是  
懷昔周道之蕩平也要是一義韓詩外傳夫一仞  
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  
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之迷是以不威厲  
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新  
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  
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



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此又因荀子之說而合俾民不迷示我顯德行及周道如砥六句以暢明其旨可考見漢師之根據焉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周道如砥至言其明也與韓詩外傳同

後漢書劉陶傳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睠言作眷然釋文睠又作眷陶傳然字當補

小東大東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朱子集傳易爲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杼柚其空釋文柚本又作軸段玉裁詩經小學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杼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翰案後漢書劉陶傳杼柚空於公私之求用詩亦作柚蓋古文假借字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若若公子行彼周道釋文



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沈高反韓詩作耀耀  
往來貌並音排本或作宛非也案宛蓋俗本僞字  
毛作佻韓作耀則作茗者齊魯詩也九歎章句又  
引詩契契寤歎契作契亦必用齊魯經本

無浸穫薪毛傳穫艾也鄭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  
之以爲薪正義穫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爲木名  
某氏曰可爲杯圈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鑊  
可爲杯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柳榆也其葉似榆其  
皮堅鞞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甌帶其材

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  
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薪鄭落木名也字  
則宜作木旁爾雅釋文穫戶郭反引詩云無浸穫  
薪案穫落之穫从木穫薪之穫从禾故毛訓穫爲  
艾以穫爲穫不如毛傳訓艾與載字義一貫

哀我憚人釋文憚一本作痺爾雅釋詁郭璞注引詩  
哀我痺人是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  
言富也鄭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



人之子謂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  
氏穴氏之職案箋改經字義復迂曲難達不如毛  
義爲長也

爾雅釋訓皐皐珣珣刺素食也某氏注珣珣無德而  
佩故刺素食也郭璞注引詩珣珣佩璲今毛詩作  
鞞釋文字或作珣爾雅注案佩璲爲玉作珣珣者  
近是

跂彼織女毛傳跂隅貌正義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  
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

隅貌釋文跂說文作岐案說文作岐與跂通作岐  
字誤也

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韓詩  
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  
曰襄反也與毛傳同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爾雅釋言襄  
駕也又鄭風兩服上襄作襄作駕解各有據箋義  
爲長

睨彼牽牛毛傳何鼓謂之牽牛正義何鼓謂之牽牛



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  
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  
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也翰案瞿曇悉達開元  
占經卷六十一北方七宿占牽牛占二引石氏牽  
牛六星八度度距中大星八至去極百一十度注  
云在黃道內四度又引甘氏曰牽牛上二星主道  
路次南一星主關梁次南三星主南越卷六十五  
石氏中宮占上何鼓星占二十五引石氏曰何鼓

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注云大星入南斗二十二  
度太去極八十五度在黃道內二十八度太又引  
巫咸曰何鼓金官也據此則牽牛河鼓二星明矣  
牽牛爲北方宿名河鼓列星與牛宿近故爾雅云  
何鼓謂之牽牛謂度數相近非真以何鼓爲牽牛  
也

文選陸士龍答兄璣詩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呂  
延濟注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  
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



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此善用大東詩  
意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  
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蓋大東詩傳文也與毛  
傳合劉彝七經中義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  
夕在西所以終日之長

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施士丐說詩不  
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義亦相近毛傳挹澗

也禮部韻略引何允毛詩隱義云澗容四升

維北有斗釋文斗沈音主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  
當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泚設斗注斗所以  
沃尸也釋文依注音主此沈重之所本也

呂氏讀詩記引韓詩云四月歎征役也當是韓詩序  
文

陳際泰五經讀天有四時而春德在木其政仁四月  
之篇春獨闕焉詩人之微旨也案詩人亦未必作  
意如此當時所見滿目皆愁慘之氣自詠不到惠



風和暢也

百卉俱腓釋文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運人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李注較釋文爲詳據此則毛本作痲韓詩乃作腓耳陸所見本與今注疏本同作腓六朝人變亂之耳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日月其稔李善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又引

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旣引韓詩宜爲莫字謂潘詩語句用韓詩當從韓作莫也而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亦用亂離斯瘼語李善注引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引毛詩經文却用韓詩章句而又以瘼字屬薛意仍欲以毛證韓之不同也考說苑政理篇引詩亂離斯瘼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正與潘詩任表用詩語同劉向世傳魯詩蓋魯詩作亂離斯瘼韓詩作亂離斯莫也孔子家語



引詩亂罹瘼矣奚其適歸上句與說苑異而爰亦作奚朱子集傳依用之也又春秋左傳宣十二年傳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預注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王安石新經義解此二句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以出矣較杜說爲得其旨王伯厚以介甫之人因錄其說於困學紀聞而又論之曰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林若撫詩談說侯栗侯梅據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以爲侯非雜義案此說亦有據但引尚疎漏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栗四有侯栗榛栗瑰栗暉陽栗初學記引晉宮閣名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株此正侯栗之證何故不引而引侯桃以證栗乎廢爲殘賊毛傳廢伏也鄭箋言大於惡正義說文云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大與鄭不同釋文廢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



目耕師 卷六  
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列女傳卷八引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韓詩外傳引詩  
曰善爲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  
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乖陽使未逆本使人  
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  
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動傷德其靜亡救  
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曰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說義皆精可與毛詩相發明

說文解字鳥部鵡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鵡匪鳶段  
氏玉裁據此云今詩鶉爲鵡之譌鳶爲鶉之譌案  
釋文敦字或作驚知唐時本鵡字尙未譌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  
厲附也與毛詩戾字異

呂氏春秋慎人篇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應麟困  
學紀聞引此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戴氏考正按賢



之本義多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才說尤失之說文解字駉馬盛也引詩四牡駉駉又駉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駉駉皆毛詩彭彭之異文

顏師古匡謬正俗北山篇云或不知叫號從上及下句句叶韻叫號者猶言喧呼自恣耳非必要號眺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案徐音釋文不載而有號戶報反語蓋遵徐邈音者爲之

荀子大略篇引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晉王導譏庾亮曰元規塵汗人用此意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雨獻康樂詩注並引韓詩曰眷眷懷顧眈眈作眷眷與毛詩異王仲宣從軍詩注引韓詩曰眷眷懷歸涉下懷歸而誤也



日月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正義  
四月謂除釋天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  
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  
也釋文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案爾雅作余不  
作除李巡孫注亦作舒義解不作除義解也鄭氏  
未知何據正義以李孫之解當鄭義終嫌傳合  
韓詩外傳一說齊桓伐山戎過燕事引詩曰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一說詔用干戚

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  
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  
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引  
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  
說苑貴德篇亦載韓詩外傳首節引詩靖共並作  
靖恭文選陸士龍答兄機詩注引毛詩念彼恭人  
共亦作恭則共恭古今字也

漢書董仲舒傳詔曰詩不云虘嗟爾君子無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毛詩常作恒漢詔引詩本



之三家也

鼓鐘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以爲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王應麟玉海引爲韓詩

其德不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瘡瘡病也案鄭以不猶與斯干無相猶矣同作瘡改經字俱不安當从毛訓

後漢書陳禪傳注引韓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有可以和雅者

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廣被之所及亦鼓鐘傳也毛傳鄭箋說義與韓略同鄭樵六經奧論引劉炫毛詩述義云南如二南之南朱子從之

黃氏日抄諸家多謂楚茨抽棘之場卽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然此詩與信彼南山等篇始終皆美豐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



語相應也又引毛鄭雪山岷隱五家說以抽乃  
 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謂篇首一語非傷今思古  
 翰案抽即訓去謂以人力抽之如言刈其楚語意  
 非物之抽而自昔二字明明是通篇眼目言昔正  
 以見今之不然也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  
 序並以爲刺幽王依詩次當然也君子傷今思古  
 而不露諷刺之意善寫小雅之怨悱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蕢蒺藜也引詩楚楚者蕢洪興  
 祖楚辭補注今詩蕢作茨蕢音藝爾雅亦作茨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  
 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然則詩本作蕢毛作茨者  
 古文也

說文解字執種也从耒夨持而種之引詩我執黍稷  
 案執是古文字

我庚維億毛傳露積曰庚正義周語曰野有庚積韋  
 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庚昭謂此語露積穀也  
 引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案說  
 文解字庚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耳劉熙釋名庚



白表巾 卷之八  
裕也言盈裕也露積之言也盈裕不可稱受所以  
露積之也史記文帝紀發倉庾裴駙集解在邑曰  
倉在野曰庾皆是說野積也斛量名周禮考工記  
陶人庾實二穀庾爲斛字之假借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楚茨篇以享以祀鄭箋云享獻也  
又信南山篇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  
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  
其意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賚予也徐仙音賚  
爲來亦所未詳案釋文於享字賚字並載徐音集

韻去聲四十一漾許亮反有享字云薦也詩享于  
祖考徐邈讀平聲上十六哈郎才切有賚字與也  
尙書夢帝賚予良弼徐邈讀或書作賚引據徐邈  
則徐前無此音孤說無憑今世不行久矣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  
齊于肉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  
者正義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其牛牲之牙注云  
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



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乎就乎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案鄭易傳頗合於事次

說文解字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引詩祝祭于繫集韻平聲下十二庚繫禮昉晡橫切通作閉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睚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睚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正義引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饗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案禮記少儀齊齊皇皇鄭注皇讀如歸往之往魯頌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睚睚猶往往也皆以皇爲往考說文皇本从自始也徐鍇曰自從也故爲始也今省作白皇字从自爲始具有往義鄭說非無本但不當直以皇爲睚耳執爨踏踏毛傳爨饗爨廩爨正義以祭祀之禮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爨炊竈也引詩執爨蹠蹠不  
及毛傳之賅備

爲豆孔庶毛傳庶庶羞也鄭箋庶胙也祭祀之禮后  
夫人主共遵豆必取肉物肥胙美者也正義庶胙  
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胙多也孫炎曰庶豐多  
也釋文胙字又作侈案今爾雅正作侈郭璞注庶  
者衆多爲奢侈正義引舍人胙多也或犍爲爾雅  
本作胙鄭據爲說乎

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  
禮則不寧又禮論篇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  
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並引詩禮儀卒  
度笑語卒獲此其立言有大醇而無小疵矣  
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  
香貌也毛詩作苾義同

既匡既敕釋文出筐字云本亦作匡今注疏本正作  
匡案鄭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是鄭本毛詩作  
筐也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  
也以正訓匡當由王肅改也



杜佑通典引白虎通詩云神具醉正皇尸載起祭所  
 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  
 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  
 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飲食欣  
 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說深得聖人制  
 禮本意

高朝瓊讀詩略記楚茨詩次第與禮相合祝祭于祊

廟門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于祊是也絜

爾牛羊絜度也牛羊剝內饗亨鼎人肆陳也外將

奉持而進之也可徒小子之類之事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

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妥安坐也禮曰是迎尸

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謂主人拜妥尸使

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

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

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獻酬之時特牲賓

三獻畢主人遂酬以獻賓是也孔熯筋力不愆是

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致祝致多福于汝孝

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



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是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  
西面祝出西階東面而告禮成是也廢徹是送尸  
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袒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  
則徹饌以後既歸賓袒之時儀禮主人阼袒籩豆  
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禹治而邱甸  
之傳訓其義鄭指其事正義引孫毓云禹平水土  
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是井  
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  
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  
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  
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  
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  
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士作貢有何不暇而云  
未及邱甸之也翰案禹貢有甸服猶可爲禹甸之



明證

响响原隰釋文响音勺又作响蘇遵反又音旬墾辟  
貌集韻去聲三十二霰堂練切營墾田貌鄭康成  
曰營營原隰案此音釋文失載

說文解字漫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渥案漫本字優假  
借字也

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  
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

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  
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  
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  
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  
有廬疆場有瓜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  
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  
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  
晦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漢志所述與韓詩外傳略同唯言六尺爲步與禮記王制周尺八尺爲步不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司馬貞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又王制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翰案王制所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此古法也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後人之變法也管子司馬法並言六尺爲步則變法自齊始矣後來尺數復因六尺而加四寸觀

王制以東田較尺數可爲齊變法之證秦始皇改周尺去後加之四寸仍定以六尺爲步漢人因之班志食貨蓋準漢法言之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鄭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正義編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下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



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蒞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冲遠真善會鄭氏之意幹案春秋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民之蔥韭給於公田君之瓜蒞出於稅獻亦見上下相親愛之義

說文解字瞭牛腸脂也引詩取其血瞭集韻平聲下

三蕭瞭營二字同

甫田正義引食貨志餘二十畝爲廬舍謂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又謂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田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自治之



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謂此皆諸儒之謬翰案詩明言中田有廬中田知在公田中也曰有廬知八家皆有之也孟子言五畝之宅朱子據此謂二畝半在田又據上入執宮功謂二畝半在邑田廬之數以八家計之合得二畝半也公田中除二十畝以爲民廬舍此正先王厚民之意田廬自在公田豈得歸私除田廬二十畝外八家各得治公田十畝此卽同

養公田卽使八家共治此田而一家應治公田之數亦正十畝耳安見諸儒之謬鄭意只是謂公田百畝八家私田各百畝與什一九一合耳不知除廬舍二十畝外家有私田百畝各治公田十畝此更於什一九一無毫釐之偏枯先儒之說師承自遠不可並謂之謬也又讀禮疑圖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已處農民亦有不便蓋食力之小人就田斯可



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爲煩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此則沿正義而強爲辯說者也古者制祿只以粟計其受采田者自合依公田在君之制何勞割別井以足之耶邑居不必定國都城邑只就近田家村落合四井之地自成一邑今雖井田已廢農田無復廬舍而耕者每於田間自治窠舖與耕作實便豈謂煩勞耶今巴蜀之民佃田於陝者每攜婦子春來佃所冬歸其家千里跋涉習以爲常豈由郊入邑而謂以搬運之煩爲苛政耶古人制禮多委曲煩重之數皆謀久遠豈可輕議其後哉

倬彼甫田釋文倬陟角反韓詩作蒟音同蒟卓也案爾雅簡筍阪陘將業蓆大也郭璞注蒟義未聞邢昺疏引顧氏云都角切說文云草大也韓詩云蒟彼甫田爾雅釋文引孫都耗反音又不同顧野王玉篇草部蒟字引韓詩作蒟說文蒟艸大也此從竹誤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畧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有大田者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

豐正義引之以爲此皆毛說也案毛說視鄭爲得詩旨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鄭易傳者據地官旅師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案管子輕重篇引神農數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此法已古今世常平倉出易穀麥卽其事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芋



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凝凝而盛也耘作芸耔作芋訓義與毛傳除草離本同

葉時禮經會元云周人待農無異於待士故躋彼公堂卽前日穫稻之子烝我髦士卽平日耘耔之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與農亦不分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止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撰讀當爲饁饁饁

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出謂出觀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又云婦人無園外之事又帝王乃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



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闕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饗左右而親爲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引之云皆以鄭說爲短而又以王肅孫毓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

案鄭說上下相愛之義固爲深摯但改經字以就其說終涉於曲且稱王后世子爲婦子亦非辭與周頌有嗷其饁有依其士思媚其婦邇不去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甫田省耕也大田省斂也以方以社曰以我齊明以享以祀曰與其黍稷皆先王成民而致力於神者也

爾雅釋詁剡剡利也郭璞注引詩以我剡耜楚詞橘頌王逸章句剡利也亦引詩以我剡耜與爾雅台毛詩作覃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下二十四鹽余廉



反覃利也詩以我覃耜徐邈讀

倣載南畝鄭箋倣讀爲熾載讀爲菑粟之菑時至民  
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  
菑集韻去聲七志收倣字引詩鄭康成讀案鄭改  
經之字訓義迂曲正義引王肅以倣爲始載爲事  
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明暢實勝箋說之  
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雅頌言倣載南畝者三大  
田曰覃耜載芟曰略耜良耜曰畎畎良耜皆以修  
耜爲急何也耒耜不利何以始事於耕且懼失農

時也

說文解字蠚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蠚引詩去其  
螟蠚今毛詩作騰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投也韓  
意當謂四蟲之害投畀炎火以此卜神意如相告  
語故訓卜爲投也唐書姚崇傳請遣捕蝗疏臣聞  
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  
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  
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於勤請夜



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賊不勝者  
特人不用命耳此實以火焚之善達詩人之用今  
捕蝗者多用其法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暍淒淒興雲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暍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  
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及私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有飈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以爲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案高

誘習諱詩班氏世傳齊詩滄或作暍或作飈萋萋  
並作淒淒興雨並作興雲與毛詩不同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淒淒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  
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釋文亦云興  
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錢氏漢書考異據韓奕  
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之譌段氏  
詩經小學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  
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語意正相似盧文弼釋文攷證案鹽鐵論水



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詩作興雨顏之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以興雨為是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屏號起雨起即興也詩之言興正承有渰而言耳翰案三家詩與毛異者甚多各明一義可也釋文出祁祁是毛詩舊本今注疏本作祈祈後人所改

鍾懷敬崖考古錄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為貢殷為助周為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

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其籍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

儀禮聘禮四秉曰筥鄭注此秉為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引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穡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不斂筥音穡用鄭氏禮注也案說文解字穡穫刈也一曰撮也正義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與說文合

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桓寬鹽鐵論錯幣篇亦引此三句云言不盡物也白虎通爵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

也故詩云韞韞有珌謂世子始行也珌是詩本字毛詩作璠古文假借也

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鐻琫而鏐珌士瑒琫而瑒珌戴氏考正按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又引許氏說文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又引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璠謂所據以正說文又引篤公劉傳下曰璠上曰琫謂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



字乃傳寫致譌無疑案毛傳天子四語蓋引古逸禮之文許氏說文秘佩刀下飾亦是引用古說而隱與毛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琕刀鞞在琕下故云下不言下飾自與此之六秘字言飾者不同劉熙釋名多好臆說韋昭嘗作辯釋名以駁之未可孤據以正毛許也釋文秘字又作琕賓一反釋名刀室曰削卽是說鞞下末之飾或是琕字乎荀子不苟篇引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說苑修

文篇亦引詩四語引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可也與荀子說義合當是魯傳新序雜事一引詩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維作唯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引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隋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一題舒瑗一題蕭歸五部不著姓名

君子樂胥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鄭志答冷剛云須才知之稱又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



爲才知之士胥須古今字周禮天官胥十有二人  
鄭注胥讀爲諧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則當讀  
爲諧要是改經立異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  
也不那那也戴氏考正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又  
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爲丕詩  
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  
基漢石經作不不其此解極確當

兕觥其觥釋文觥本或作斛案說文引詩兕觥其斛

釋文於觥字漏引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引詩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韓作畢今字毛作畢古字通也

戢其左翼鄭箋戢斂也釋文引韓詩云捷也捷其囁  
於左也案爾雅釋詁際接翬捷也韓訓捷當是接  
續謂囁之接翼而在左也

摧之秣之毛傳摧莖也鄭箋摧今莖字也釋文莖采  
卧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僞反猶食也陸於莖下引  
韓詩是韓經作莖字毛鄭皆從韓爲義



實維何期釋文何期本亦作何其其音基辭也王如  
字據此則古本毛詩作其鄭箋訓為辭王肅改為  
期作期時解矣

呂氏春秋精通篇高誘注引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  
上與毛詩乖別

先集維霰釋文霰字作霓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釋文  
霓本或作霰舊本釋文譌作霓注疏本所載釋文  
作霓是也文選謝惠連雪賦引韓詩曰先集維霰  
薛君曰霰霰也音英毛傳霰暴雪也說文解字霰

稷雪也陸佃埤雅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  
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漚雪亦名溼雪

春秋左傳昭二十五年昭子賦車轄杜預注詩小雅  
周人思得賢女釋文轄本又作輦則轄輦二字古  
通用也

楚辭大招王逸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  
自娛樂也案今昔謂自昨昔至今日較今夕義深  
列女傳卷八引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蓋毛詩作  
辰魯詩作展語意當猶展矣君子之展訓信也



高山仰止釋文本或作仰之禮記表記釋文亦云或作仰之案史記三王世家引正作高山仰之說文解字引作高山仰止鹽鐵論執務篇引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雖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杭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行止作杭止所據經本與毛異

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

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矣據此則毛傳本作怨或取馬季常說改之定本就用之也

朱善詩解頤鹿鳴棠棣伐木僅燕羣臣兄弟朋友之詩而夫婦獨缺仲尼錄車犖所以補正小雅之缺也



青蠅序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  
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困學紀聞引而非之曰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  
乎翰案此蓋本之三家

說文解字言部營小聲也引詩營營青蠅又爻部樊  
字龜部蠅字引與今詩同

說文解字楸蕃也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楸史記滑稽  
列傳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蕃樊作楸作蕃皆三家  
經本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營營青蠅云青蠅

變白使黑變黑使白以喻讒與毛傳義同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顏師古引詩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人作言顏監或據別本也

構我二人鄭箋構合也釋文構古豆反韓詩構亂也  
今注疏本載釋文脫此條

賓之初筵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衛武之初筵章懷太  
子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



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朱子集傳從韓詩義  
殺核維旅釋文出肴核今注疏本作殺發彼有勺云  
本亦作的同今注疏本作有的皆非舊本

集韻去聲二十廢放吠切發發矢也詩獻爾發功徐  
邈此音今所不用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崔氏集注以祈爾爵一章爲大  
射以奏爾時二章爲燕射

賓載手仇毛傳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鄭箋仇讀曰

斟釋文斟音俱謂挹取酒鄭說亦與禮合但改經  
字不及毛義之安

威儀反反釋文韓詩作𠵽𠵽音蒲板反善貌與毛詩  
反反傳訓重慎義不甚遠賈昌朝羣經音辨鄭音  
反蒲板反蓋與韓同

說文解字必威儀也引詩威儀必必與毛詩必必訓  
媠媠不同

說文解字傲醉舞貌引詩屢舞傲傲不能自正也用  
毛詩義又娑婦人小物也引詩屢舞娑娑存三家



異義也

屢舞僊僊釋文屢本作婁據此則古本屢當作婁屢

婁古通用

說苑反質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  
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  
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  
日未卜其夜公曰善此說詩義甚古

式勿從謂鄭箋式讀曰慝釋文式引徐云毛如字又

云用也正義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  
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  
無角之殺羊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正義教之猶  
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  
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說義迂曲翰案俾出童殺指醉語說詩  
人意謂彼醉者不善之態不醉者反代恥之惟用  
勿從彼而謂使之肆其醉狀至於過怠蓋匪言者



勿言匪由者勿語禮之常也若由彼醉之言信口  
說出童殺必無之物是從謂者使之然也諺誕若  
此詎弗太怠而可恥尤甚哉末二句乃指其醉狀  
正言以規之曰若人者三爵之後人事全不識矣  
况敢與之多飲與之又飲乎結醒通篇諷刺之意  
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太平御覽  
陸佃埤雅並引周蒙續崔豹古今注九月雀入水  
不則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亦取其鳴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二說深得古人  
制字本義

黃氏曰抄魚藻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  
因詩序以爲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強以愁  
歎之詞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  
添一語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乃就本文造意  
生說謂在藻爲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爲近岸而  
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下采菽詩亦初不  
見其爲刺翰案華谷說固深曲然此詩節短音長



兩玩首章疊在在二字思古之懷深矣困學紀聞引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而不以為刺翰案國語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篇亟引先王之教及夏令時倣周制周之秩官先王之令皆典章法制摘取其詞何嘗有諷刺意其實為陳國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在塗而發也釋文豈樂本亦作愷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詩作愷樂飲酒則唐初本豈或作愷也

書盤庚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并引樊光爾雅注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釋爾雅賁大之義今爾雅作墳魚藻正義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釋文頌韓詩云衆貌蓋似取分散之義不與毛大首訓同也

有那其居鄭箋那安貌釋文王多也謂王肅訓多為毛補傳正義不之引

采菽釋文本亦作叔案春秋左傳昭十七年國語晉語引詩並作采叔



白虎通攷黜篇引詩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予並作與又弗冕篇引詩赤紼在股芾作紼並與今詩異

元袞及黼釋文黼音斧徐又音補集韻上聲九嘆匪父切黼黼引說文白與黑相次文或作黼又十姥彼五切有黼字引方袞及黼徐邈讀本釋文也方字似元字之誤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紆天子所予今毛詩作彼交匪紆荀引詩作

匪交與下紆字例視不作交接解也

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正義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案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在伏物平皆作便亦古今字但韓訓閒雅為異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只作旨平平又作便蕃杜預注便蕃數也此則就文解之又不與毛韓同荀子儒效篇引詩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毛訓辯治卽荀義也

紼纒維之釋文纒韓詩云箝也箝音才各反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曰纒繫也兩引不同釋文多引薛君章句文選引者韓詩內傳也

福祿脰之毛傳脰厚也釋文韓詩作臄注同案爾雅釋詁惇臄篤擊仍臄臄臄臄也同韓作臄邢昺疏引節南山天子是臄采菽福祿脰之云臄臄

脰音義同

說文解字解用角低仰便也引詩解解角弓釋文駢駢說文作弣弣今說文弓部弣字下不引詩以陸氏所引知舊本說文當引詩云弣弣角弓今本脰耳

民胥傲矣白虎通立教篇引詩爾之教矣民斯傲矣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爾之教之民斯效矣皆與毛詩異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



睦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又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皆用本詩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亦引人之無良四句韓詩外傳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况

天下乎引詩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引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精至語不減記文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述魯詩敘義兼言幽厲與毛詩序父兄刺幽王可以參考

如食宜餽釋文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



據陸則毛詩別本亦有同韓詩作儀者案劉熙釋名儀宜也得事宜也宜儀二字古可通用儀訓我於古無據或假借爲名乎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毛詩草蟲經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獼獼猴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案此與正義所引陸璣疏略相似或六朝人增刪正疏爲之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塗泥附著也鄭箋母禁猱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母乎是未得立言之意正義引孫語而於釋傳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說亦未能顯亮朱子集傳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如詩人新脫於口正義引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爲禁辭說母字極



精鑿集韻去聲五十候乃豆切猱獫類詩無教猱  
升木沈重讀今韻書去聲不載此字

見睨曰消釋文見韓詩作𦉳音於見反云𦉳見日出  
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案韓詩外傳卷六引詩雨  
雪濼濼見睨聿消曰作聿見字仍同今詩後人順  
毛改之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濼濼宴然聿消莫  
肯下隧式居屢驕曰亦作聿而見睨作宴然遺作  
隧婁作屢又與毛韓詩不同莫肯下遺鄭箋遺讀  
曰隨改經字又異

韓詩外傳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黨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玩其引詩之義似此  
刺君側之小人非指王也

白居易六帖卷一百引詩有苑者柳案釋文苑徐於  
阮反正作苑音似仙民所據本亦作苑柳也

戰國策荀卿謝春申君書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今詩作上帝甚蹈也作焉朱子集傳蹈當作神據  
戰國策也鄭箋蹈讀曰悼不如集傳之有據釋元  
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韓詩上帝甚陶陶變也案



變動不常義亦與神字合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釋文俾本作卑極鄭音棘誅也案古俾使之俾多作卑俾卑二字可通用殛誅之殛古亦有作極者書洪範鯀則極死釋文殛本或作極然未若毛如字訓至不改字之爲得也

郝敬詩經原解云蓼蕭湛露天子所以答諸侯雅之正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

禮記緇衣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此詩毛詩有之

三家則亡春秋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正義今韓詩實無此章三家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爲逸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杜預左傳注同朱子集傳周鎬京也不用舊說

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正義引玉肅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又引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以爲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



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案左傳宣三年鄭石  
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則以姑  
爲吉古有其說矣

垂帶而厲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厲字當作裂正義  
據紀子帛名裂繻爲證皆迂曲不若毛如字讀

李光地詩所說采綠篇云此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  
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借言歸沐而不  
繼矣或期以五日而采盡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  
矣狩則張其弓而不張釣則緝其繩而不下問所

欲釣則魴鱖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施餌焉  
則亦所爲臨淵羨魚者耳說極新異而有理可與  
困學紀聞說甫田末章有悟於學之漸進作一反

對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菘王芻也引詩終朝采綠此與  
衛風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菘竹者同

薄言觀者釋文觀韓詩作覩案覩與鱖叶韻者語辭  
鄭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並  
作多案觀字古無訓多者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



用韓詩觀字訓毛詩觀字定本集注以鄭箋云其  
多者耳改觀爲多而正義反以作觀者爲俗本殊  
失深攷

荀子富國篇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引詩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與孟子  
勞心勞力義合說苑逮本篇夫本不正者未必倚  
始不盛者終必衰引詩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與論  
語本立道生義合

古文孝經引詩心乎愛矣還不謂矣忠心藏之何日

忘之中心作忠心孔安國傳還不謂矣言謂之也  
君子心誠愛其心則遠乎不以善事終之也君子  
忠心實善則何得妄謂其上乎言每欲語之也此  
以忠心爲解安國爲申公弟子本師說也鄭箋說  
心善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忠愛對說亦參用魯詩義也釋文藏鄭才郎反賈  
昌朝羣經音辨藏鄭音臧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  
諫不欲陳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以記爲諫君



引詩故特注謂字遐作瑕假借字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引毛詩題綱曰白華野菅  
草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  
申心被褻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白雲貌露亦有雲釋文英  
英韓詩作泱泱同鄭樵詩辨妄謂露彼菅茅非雨  
露之露其說亦異

說文解字澆水流貌引詩澆沚北流又烜奈也引詩  
印烜于烜皆與毛詩不同

覩我邁邁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怵怵乎吠反  
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  
怒也案許氏說文敘稱詩用毛氏而所引多取三  
家以存異文此其一證也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韓詩曰綿蠻黃鳥薛君  
曰綿蠻文貌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  
毛詩綿蠻黃鳥薛君注同毛傳緜蠻小鳥貌皆不  
訓爲聲音也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



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與孟子合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兔之小者也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頭兔耳而於鄭斯白引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以爲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終是曲爲之解

漸漸之石釋文漸漸土銜反沈時銜反亦作𪗇𪗇汲古閣注疏本載釋文譌作𪗇𪗇日本足利學本又作𪗇𪗇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沒盡也鄭箋廣濶之處何時其可盡沒正義說毛傳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集傳用毛說案盛宏之荆川記載宜都西南峽黃牛山紆回塗徑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正從此二句脫出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陸  
佃俾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  
水波也橫渠詩說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  
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朱子集  
傳用張子說鄭箋謂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  
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楚之人勇悍  
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恐詩人無此義鄭樵詩  
辨妄又以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亦嫌傳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池矣沱作  
池古字通用俾雅釋天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  
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  
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此之謂矣蓋久役於外則天下幸亂卿  
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滋大而巳故是詩  
以刺之

茗之華釋文茗音條徐音韶集韻平聲下四宵時饒  
切茗芳草名詩茗之華徐邈讀此音今所不用



毛傳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  
集傳改爲羊瘠則首大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初學記  
卷二十九白帖卷一引詩並作三星在雷釋文亦  
云在留本又作雷釐婦笱也雷爲假借字或古本  
乎

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鄭箋棧車輦者正義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

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  
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又引春  
官巾車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  
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  
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  
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  
旅徒役所當有以知非巾車之棧車也案詩言有  
棧是狀車之貌非謂棧車也



目耕帖卷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七

劉瑾詩傳通釋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羣臣故其辭  
 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  
 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  
 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  
 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辭  
 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又



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次序所以分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注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困學紀聞引之云未知所出閻百詩箋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朱氏經義考按揖之言以一篇

爲一人翰案漢立詩家博士蓋以詩雅篇數爲人數因以名之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案此統論大雅之名義體製也上德及於民者詩人美之上德不及於民者詩人刺之正變意自在其中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案毛說陟降與上下同流義有合鄭說左右與左右逢原義有合非不該於理但與陟降二字及在字終欠自然朱子集傳易爲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引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謂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視舊說爲優洽

既改此二句因併毛鄭之解篇首二句亦改之云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如此則上下文義芻柘相承矣

楚辭九辯王逸章句疊疊進貌引詩疊疊文王案訓進與毛傳訓勉一義廖文英正字通徐鉉曰說文無疊當作媿崔靈恩改易詩疊作媿周伯奇亦從媿廢疊皆臆說不足信

陳錫哉周毛傳哉載鄭箋哉始戴氏攷證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



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  
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  
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縈曰君  
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並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  
生訓耳義皆當爲番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  
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並  
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  
如木得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翰案正義引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載行周道  
致有天下子雍亦以布陳大利爲言而訓載爲車  
載之載不若此以哉載二字合通其意但東原以  
載爲栽栽爲殖載栽之交通爲哉而尙遺哉始之  
意爾雅釋詁邢昺疏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  
木之初也木生之始爲栽則哉栽皆爲始義毛之  
訓載本於春秋傳宣十五年傳引此詩作載而云  
文王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亦言造始周國也然  
則陳布大利造始周國爲此句之確解矣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

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此所敘述貢士古禮之遺文也

於緝熙敬止戴氏考正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為辭助而已於引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章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



是亂經也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三正篇引詩厥作裸將常服黼昫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案詩言商之孫子又言殷士此單指微子言舉殷士之最賢者以概其餘也古文孝經引詩無念爾祖聿脩其德厥作其孔安國

傳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當念其先祖而述脩其德也今文孝經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與毛詩及漢書匡衡傳引大雅同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鄭箋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  
大命不可改易正義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  
殷爲鏡案漢書翼奉傳引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奉傳齊詩作監似當以  
監視爲義與鄭不同

無遏爾躬毛傳遏止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



詩邊病也案遏止本爾雅釋詁訓遏爲病古無所  
徵也宣昭義問毛傳義善釋文義毛音儀以爾雅  
儀若祥淑訓善知之正義遏止義善釋詁文不別  
白言之疎也

潛夫論德化篇引詩儀彤文王萬邦作孚刑作彤三  
家異文也

韓詩外傳卷十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  
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  
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

曰敬享以敬永王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  
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夫望  
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  
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唯王案所  
引三策之辭極古輿殆出周之逸禮歟

韓詩外傳卷五引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  
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憊悽之惡施  
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  
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及周師



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訓挾爲達鄭箋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皆與韓詩外傳合

劉向新序雜事四引詩唯此文王六句蔡邕答齊議引唯此文王四句維並作唯又列女傳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引詩嘉止作嘉之蓋皆用魯詩也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應邵曰在今郃水之陽也

師古曰音合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郃之陽今詩作洽古文字也

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樂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云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聘命之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又云王者之娶必先選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



多引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三引大明之詩以爲嫁娶  
之法可知周禮皆公之制昏以文王爲準爾雅釋  
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亦本此  
詩制爲禮之等級所謂繼志述事也

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鄭箋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說  
文解字倪譬諭也一曰聞見引詩倪天之妹或从  
心釋文倪韓詩作磬磬譬也毛韓字異而訓同近  
人牟麓坡著詩解以倪天爲摯世子之名猶所謂

東宮之妹說極得體但於古無考耳

說文解字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遠敵也引  
詩其檐如林袁文瓌牖閒評詩云其會如林正書  
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說文不合將會字  
作檐字解以爲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  
明音會作古外切爲檐字自魏晉以來造雲檐翔  
檐飛檐連檐竟以檐爲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  
許氏說文誤解會字爲檐而然也案後漢書馬融  
傳廣成頌云旃檐摻其如林卽用大明詩其檐如



林之語考季長引詩多與韓嬰同疑說文所引亦  
韓詩之文毛傳於會字無訓故陸氏據說文讀爲  
膾漢師承受當非無據也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  
言忠臣之行也高誘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  
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  
忠臣之行也案高氏說詩正意用韓詩鄭箋女女  
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義與之合  
毛傳言無敢懷二心也正義申其旨曰上天之帝

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者與  
呂覽引詩及高誘注說喻言者合此爲漢師以前  
之古義也

維師尙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  
師尙父高士奇天祿識餘引作魯詩毛傳師大師  
也尙父可尙可父蓋本舊義史記齊世家太公望  
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尙書中候維師謀呂尙  
釣屋鄭元注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



云變名爲望以史記及中候觀之則尙是太公本名又改爲望正義謂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義亦可通又引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翰案牙是太公之字

王充論衡語類篇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此自後人欲神太公之兵術而反誣太公矣

楚詞天問王逸章句引詩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將帥卽指太公與

鄭箋佐武王者爲之上將義合

涼彼武王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尙反韓詩作亮云相也案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詩大雅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涼正作諒蓋唐時毛詩別本也

會朝清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正義引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以爲傳云會甲肅言甲子味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



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  
義異案定本作會甲兵亦是就毛鄭義而兩通之  
毛傳會甲也也當是子之訛與改也字爲兵不如  
改也爲子與尙書合

絲縣瓜𦉑毛傳𦉑𦉑也釋文引韓詩𦉑小瓜也禮部  
韻略卷五引韓詩同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  
必小狀似𦉑故謂之𦉑以韓義通毛訓也陸佃埤  
雅釋草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義物  
理兩得集韻入聲十六屑𦉑𦉑𦉑𦉑四字同引說

文𦉑也引詩絲縣瓜𦉑或从弗亦作𦉑𦉑

民之初生毛傳民周民也生字毛鄭皆不釋戴氏攷  
正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  
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此解極有識文王蹶  
厥生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  
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兩生字相應亦當訓爲  
造乃戴氏於彼不取鄭義而謂文王未嘗平斷之  
使受質以退而實有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似  
未若兩生字作一義解釋蓋民之初生由前言之



故曰初文王蹶厥生由後言之故曰蹶也

黃佐詩傳通解文王大明絲三詩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工歌以致倣此大雅所以爲大政也案朝見燕享歌先王受命之詩因以致倣卽周禮讀瀆之義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大雅絲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百九十一引孔穎達譜周原者岐

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山山北有杜陽谷則土之爲杜審矣且作漆沮與父字韻亦協

說文解字窳地室也引詩陶窳陶穴集韻入聲一屋芳六切窳窳二字同又方六切窳窳穴地以居或从土亦省通作復今詩作復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箋以土上則穴在地下釋字分明而直以陶爲窳與說文陶瓦器也不合正義引箋忽作



覆於地上又忽作複在地下而箋文但作復字爾  
孫氏星衍三水縣志官家洞在三水縣東二十里中  
領之下卽古公時之陶復陶穴者陶復則土而陶  
穴則石也峭壁危崖不可攀躋元西臺御史桑哥  
失里守官家洞明徐達遣兵逼之勢窮不屈與妻  
俱投崖下死焉又雍勝略云古公城土在邠州南  
山上與今州城相連

率西水滸鄭箋循西水厓沮漆側也又自西徂東箋  
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鄭志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  
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  
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  
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前說於地勢未  
審後說於地勢太滯戴氏考正按豳值岐山而少  
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  
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  
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  
者旣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



楫水滸渭北厓也引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  
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又引閻百詩云自  
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  
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  
善亦此梁山也據二說以證箋誤說四章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視其所當為  
者無不使民為之以興利引桑柔篇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據以為該舉域中之辭

聿來胥宇劉向新序引詩作聿來相胥蓋魯詩胥為

相也

周原膺膺釋文膺音武美也韓詩同案文選左太沖  
魏都賦劉淵林注腓腓美也引詩周原腓腓莖茶  
如飴李善注引韓詩周原腓腓莫來反而釋文云  
膺韓詩同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為美也今注疏  
本載釋文脫去美也宋之粹文有之

莖茶如飴毛傳莖菜也正義內則曰莖萱粉榆則莖  
是美菜非苦菜之類釋草又云芟莖草郭璞曰即  
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鳩



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苴之堇雖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堇卽苦堇也孔穎達乃引下文堇草以爲烏頭今烏頭性毒不可食雖生周原豈能變其性乎斯不然矣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乾堇之苴堇與茶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菜繫傳曰皆豆實也據以斥孔冲遠堇爲烏頭之非又云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又引蘇秦曰人之

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匈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釋文堇音謹毛菜也盧文弨攷證案廣雅云堇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翰案藿卽今之灰藿與茶爲類故詩並詠之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此之茶謂苦菜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今按堇類有三烏頭一也蒴藿二也堇菜三也此之堇謂蒴藿



爰契我龜釋文契本又作挈漢書敘傳幽通賦旦算  
祀於挈龜師古引詩大雅絲之篇曰爰挈我龜言  
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訓義仍與毛詩契  
字同文選幽通賦依毛詩作契

俾立室家釋文出卑立云必爾反本亦作俾注同後  
皆放此今注疏本皆作俾所載釋文亦脫此條  
其繩則直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聲  
之誤當爲繩也釋文繩如字本或作乘按經作繩  
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

抹之陬陬毛傳抹藥也鄭箋抹揅也說文解字抹盛  
土放裡中一曰擾也引詩抹之陬陬

度之薨薨釋文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填也案毛傳  
度居也鄭箋度猶報也箋義與韓近蓋鄭以傳訓  
居於薨薨義不相副故依韓義易之

百堵皆興鄭箋五版爲堵案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八  
尺曰板堵凡四十丈徐彥疏韓詩外傳文八尺爲  
一板四十尺則五板也鄭亦依韓詩義

臯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閔云盛



也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左太冲魏都賦並有高門有閼語李善注一云毛詩曰高門有沆與閼同一云毛治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閼毛治二字當有譌誤顧野王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閼據韓詩也周禮天官閼人疏引詩作亢則唐時毛詩本或作亢也

晉書禮志毛公解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宋書禮志作太社

鍾惺云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司徒司空卽官制所由助臯門應門卽宮制所自始作廟立冢土卽還人之左祖右社也疆理宣畝卽遂人之授田安厓也古公之才不減周公矣

亦不隕厥問釋文出不殞與孟子引詩合今注疏本作隕當是後人所改

混夷駝矣維其喙矣毛傳駝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正義說文云駝馬行疾貌引詩云混夷駝矣然則馬之疾有



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案說  
文解字駮馬行疾來貌引詩昆夷駮矣此依毛詩  
又咽東夷謂息曰咽引詩犬夷咽矣此用三家詩  
史記匈奴傳跋行喙息蠕動之類司馬貞索隱言  
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  
集傳本之易困爲息最得古據又按國語晉語郤  
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與困意相  
近然不若喙息之義長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

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  
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械生柯葉拔然時  
混夷伐周正義引之而以正月柞械未生謂非毛  
旨然細爲細繹與孟子文王事昆夷頗合其說未  
可廢也

虞芮質厥成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  
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讓其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  
四十餘國正義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  
出何書也案孔子家語好生篇云虞芮二國爭田  
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以下並同唯盍往作質之  
又作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  
之庭遂自相與而還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矣文  
句小異此毛之所據也又史記亦載其事云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

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又言西伯陰行善及  
受命稱王蓋沿傳聞之謬前人辨之詳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  
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奔走在先後上曰作聿奏  
作走皆與毛詩異釋文奏本又作走後漢書何顛  
傳注引詩亦作走

釋文出本字云本又作奔出御字云本又作禦今注  
疏本作奔奏禦侮然則毛詩舊本作本奏御侮也  
薪之樞之宋本釋文出槽之音酉積也字亦作樞今



注疏本作樛之載釋文云樛音酉積也字亦作槽  
案毛舊本作槽古文假借字今本改作樛因並釋  
文改之

奉璋戔戔釋文出峨峨云本又作俄今注疏本作戔  
亦後人所改

毛傳半圭曰璋朱傳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  
之意梁益詩傳旁通判分也半也璋之爲用酌酒  
灌獻其分判處分一半處皆朝而裸酒之人所謂  
判在內也故以喻趨向之義

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今詩作追琢其章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鄭  
箋周禮追師掌衡筭則追亦治玉也案治玉與琢  
義複且遺下句金字毛說精括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  
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  
網羅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引詩云亶亶我王綱  
紀四方荀子富國篇引詩彫亦作雕勉勉亦作亶



臆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臆臆並與今詩異

國語周語單穆公引詩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  
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易樂  
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  
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  
何易樂之有焉毛傳訓義依此文正義引周語鹿  
作麓肆既作肆逸彫盡作周盡所據之本異也案  
鹿古字愷悌今字毛詩與國語互通禮記表記說  
苑政理篇引詩皆作凱弟君子

曹粹中放齋詩說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陀  
水所出東北入漢可補正義之缺

說文解字玉部璵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从玉瑟聲引  
詩璵彼玉瓚釋文瑟彼字又作璵指說文言也賈  
昌朝羣經音辨卷二卹彼玉瓚引鄭音瑟

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曰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鄭箋魚跳  
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隱用此義潛夫論德化篇  
引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遐



作胡與毛詩異

朱善詩解頤械樸詠作人曰周王壽考早麓詠作人曰豈弟君子作人之道惟豈弟故其造就之也速惟壽考故其涵養之也深

白虎通三正篇引詩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牲尚赤也正義引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案公羊所說是魯禮非所引也

呂氏春秋知分篇晏子引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高誘注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案此用韓詩為說韓詩外傳卷二亦引此詩及晏子事後漢書黃琬傳章懷太子注引新序屈盧曰詩有之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引詩亦作延藟又作纍凱弟作愷悌又與韓詩不同說苑修文篇列女傳卷五並引此四句亦作愷悌又列女傳引詩藟



亦作纍朱氏經義考早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然則鄭亦本韓爲義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葛藟榮于樛木衆妾附后妃之仁而進此下逮者也葛藟施于條枚文王受先祖之功而起此上承者也

賈誦叔先生說思齋首章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傳以周姜爲太姜京室王室也鄭箋謂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玩詩辭兩思

字當一例看而又不應姑在婦後細釋本章太姒嗣徽音大明篇纘女維莘曰嗣曰纘皆繼續之義蓋文王先娶姜氏文無出而卒後乃繼娶太姒而生武王兄弟十人故大明敘武王之生日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于維行篤生武王此章敘太姒之德而先追詠之曰思齊者太任文王之母也思媚者周姜京室之婦也太姒嗣其音而多男則天之鍾美於周者蓋有在矣據白虎通三軍篇三正篇並引詩于周于京言文王誅伐故改號曰周易邑



曰京此又稱京室之明證翰案先生此說從詩辭  
涵泳而得之極有卓識可輔翼毛鄭而訂疑千古  
後閱宣和博古圖有京姜鬲銘曰京姜庚仲作尊  
鬲其永寶用注京姜疑京室之婦使爲大姜不應  
書京使爲大任不應書姜號標京姜其爲京師婦  
之周姜無疑此又一確證矣

史記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  
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

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載而列  
女傳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  
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  
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敘次周公在管叔蔡  
叔之上霍叔在郕叔之上郕作成郕叔霍叔名字  
互易又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伯邑考  
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  
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亦以周公在管叔蔡叔  
之上而郕叔霍叔名次與史記同唯名字互易與



列女傳同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邳叔處次霍叔武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又以周公次在第七餘與史記列女傳白虎通又多不同未知元晏何所據也

惠于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鄭箋宗公大臣也正義引晉語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

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恟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案國語引詩脫神罔時怨句于作於正義順毛詩改爲于又正義引國語文八虞下脫而容於二號句億作意皆當據本文補正

神罔時恟相臺岳氏注疏本鄭箋無是痛傷下有其所爲者四字諸本皆脫說文解字恟大貌引詩神罔時恟與毛詩作恟異

刑于寡妻毛傳刑法釋文引韓詩刑正也以法取正



兩訓並通

烈假不瑕毛傳烈業假大也鄭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案鄭意作平對說欲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比附而改易經文說義亦曲與古之人無敦敦作擇解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並不及毛傳之順適也說苑建本篇引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無肆字蓋據三家經本非脫字

漢書敘傳班彪引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瞻觀四方求民之莫監作鑒似以鏡為喻師古注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授之鑒作監察解仍依毛傳義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鄭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潛



夫論班祿篇引詩皇矣上帝節臨下以赫有作以  
上帝指之憎其式惡者作指廓作惡言夏殷二國  
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民之瘼聖  
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與毛詩殊異  
而義與毛相近戴氏毛鄭詩考正夏已遠必不連  
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  
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  
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  
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此

又爲毛傳圓融其義但說其政不獲終涉牽強不  
若依鄭箋通之侵阮徂共鄭謂三國犯周而文王  
伐之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以按  
徂旅毛傳旅地名也孟子引詩作以遏徂莒趙岐  
注以遏止往伐莒者孫奭疏案春秋魯隱公二年  
書莒子盟于密以莒爲密之近地毛訓旅爲地名  
蓋本孟子以旅爲莒國也鄭取魯說以徂爲國而  
不取毛傳以旅爲地而國數不足乃取紂以益之  
案此詩止美文王伐密伐崇之功不言伐紂則二



國當指密與崇也密爲兵主不應與阮祖共三國  
等視今以密崇爲二國而加莒與阮祖共則四國  
與詩之所詠吻合維此二國其政不獲惡首惡也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惡黨與也首章提明此義下  
乃逐層細寫揆之文法亦當爾

顏師古匡謬正俗大雅皇矣篇求民之莫毛傳莫定  
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捋采  
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  
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

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  
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旣易  
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  
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毛傳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  
位行大政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  
改憎其所爲惡者浸大也程子以憎作增朱子集  
傳從之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顧顧西土也宅居也鄭箋



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引詩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迺字異而說義與毛鄭同釋文乃眷本又作睠並音卷同案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李善注引毛詩並作睠

憎其式廓釋文出式郭云本又作廓今注疏本正作廓猶其德音釋文出貉字云本又作貉今注疏本作貉皆非毛詩古本柞械斯拔釋文拔本或作跋

今注疏本載釋文此句

其菑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釋文菑韓詩云反草也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案爾雅釋木木自斃神立死楸蔽者翳郭璞注引詩其楸其翳蓋齊魯詩有作楸者故毛用爲解爾雅楸翳連文正釋詩語也韓詩文義皆異

說文解字樹栢也引詩其濯其櫛案櫛古栢字也

串夷載路毛傳串習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而



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案混夷孟子作昆夷史  
記匈奴傳作緄夷要以音字相近串與混迥不比  
附正義謂詩本作患又引書傳作畎夷以爲畎混  
聲相近只是傳合爲說耳路訓應本或爲瘠古亦  
無是解今就毛意申明之蓋謂天立明德之君歸  
從者衆習行平易四達於道猶天作篇所云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毛傳配媿也正義引釋詁如媿  
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如是毛讀配爲如戴氏攷

正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人心之謂言天  
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  
日盛大也立如之說辭不倫翰案下章作邦作對  
亦指對帝言

自太伯王季正義引王肅云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  
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伯沒而不反而後國讓  
於王季劉恕通鑑外紀取其說朱善詩解頤王業  
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  
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無迹王季受之無



愧此王業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春秋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鱣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

施于孫子心能制事爲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正義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于文



王故知比于文王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毛傳鄭箋皆依左傳文正義說王肅注及韓詩並與春秋正義同又云左傳樂記韓詩豳皆作莫案左傳引詩的爲原文韓詩經文猶然毛傳古文作維此王季自是師承之誤劉氏解比于文王句亦有見但文王歧解尙涉牽強仍當指文王說上言帝度至克比是爲九德此以比字括上九者蓋云積而至比皆于文王備之故其德靡悔傳所謂九德靡愆正解此二句也禮記樂記史記樂書引莫其德音

十句克比比于皆作俾鄭元曰俾當作比聲之誤也仍依擇善而從解之

無然畔援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羨願也又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注誕倍也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蓋釋無然歆羨之羨及誕先登于岸之誕也可取以補釋文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正義斯盡釋言文釋文斯如字此也鄭音賜集韻去聲五寘斯賜盡也詩王赫斯怒鄭康成說或作賜案鄭讀斯爲賜當是依韓



魯經本也

白虎通禮樂篇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說義亦本於

孟子

女選揚子雲長楊賦注引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曰四平曰陵與天保篇毛傳大阜曰陵本爾雅者文異而義通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毛傳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虛廣言語以外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正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又引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此皆申毛之旨呂氏讀詩紀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以功無迹說不長句蓋不用毛鄭義戴氏考正本此而推闡之按聲與色謂言貌更與革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尙之也中庸曰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此王國中化其明德不事於以  
言論以貌示爾雅云夏大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凡物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  
革鳥曰旃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答張逸畫急  
疾云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  
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荀  
子脩身篇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  
自安者也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亦從聖人  
盡人合天後言之可以互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  
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  
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  
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案漢書儒林傳后蒼授經  
衡衡授師丹伏理家世傳業伏湛理之子此所引  
用齊詩也章懷太子注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  
伐密須伐耆伐邗伐崇見史記案湛於征伐五國



下引詩言伐崇事則五國皆詩中所有當是指上  
阮祖共莒密須而五也

嚴粲詩緝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  
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  
何容心哉翰案詩人於此章三言帝謂明天意也  
與爾臨衝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輶陷陣車也  
惠氏棟九經古義臨衝當依韓詩作隆衝隆車高  
所以攻城漢殤帝諱隆改隆為臨漢有隆慮縣後  
漢改為臨慮此其證也隆之字曰盛故伏隆改為

伏盛孔疏以臨為臨下之名近於鑿矣

崇傭仡仡宋本釋文仡仡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坵案  
說文土部坵牆高貌引詩崇傭仡仡唐元度九經  
字樣作坵坵注疏本載釋文云說文作仡誤

說苑修文篇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臺臺之  
所以為靈者積仁也靈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  
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之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  
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白虎通辟雍篇天子所  
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令揆



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無方之元案說苑說名靈臺之義足與孟子相發白虎通則言其制度可與左氏傳互考

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圜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圜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圜曰靈圜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下復引元之間云云是鄭駁異義而據王制及詩頌泮



水以爲與辟廡同義之證又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翰案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注酆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廡靈沼由此言之則臺與囿沼同時爲之故民皆謂之靈臺沼旣成卽於其地設學謂之辟廡故詩人次第詠之與明堂無與也自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廡逸禮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蔡邕作明堂論遂以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廡異名而

同穎容春秋釋例又謂太廟有八名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廡外又益以靈臺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盧植注禮記亦云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此皆混明堂靈臺而一之袁准作正論非之其文甚多大要謂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廡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五經通義亦謂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



目表申  
卷九  
以養老教孝三者不同此足與鄭說相發而破前  
儒之膠論而大戴記云然者蓋漢世明堂之制已  
無考故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明堂圖說禮家  
各以意言之后蒼因纂入曲臺記中小戴固刪之  
而不取矣靈臺之詩當以詩詞爲據後漢紀引漢  
宮閣疏云靈臺高三十丈十二門此亦漢時三雍  
宮非古制也

劉瑾詩傳通釋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舍諸  
靈臺是此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築靈臺于藉圃

竊其名也

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作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當是釋於物魚躍  
義

段昌武毛詩集解荀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荀之  
兩端又有璧翬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荀簋所  
以架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荀簋夏后氏飾以龍  
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則極文而  
三者具矣胡一柱取其說



賁鼓維鏞釋文賁字亦作鼗大鼓也案爾雅賁大也  
作鼗從鼓者後人所改

呂氏春秋季夏紀又論大篇高誘注鼗皮可爲鼓並  
引詩鼗鼓鼗鼗又達鬱篇注引詩云矇叟奏功高  
引皆是韓詩釋文逢亦作鼗矇叟依字作叟則毛  
詩逢字別本或作鼗叟字原本實作叟也文選陸  
士衡演連珠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叟收察  
李善注引韓詩矇叟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  
子具而無見曰叟奏功與高注同而作叟異者因

陸句也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詩亦作奏功楚辭  
九章懷沙王逸章句矇盲者也引詩矇叟奏工皆  
與毛詩奏公異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哲  
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  
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案五章經  
其祖武卽此武字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韋昭  
亦云下後也楚辭離騷及前王之踵武卽用此詩  
之義沈青崖云下武不上武也蓋武樂曰武謚亦



曰武而不知其不尚武也可備一義

鄆道元水經注淄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又曰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又云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翰案鄆氏之說似不以成王之封應侯爲信

然左傳明言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應侯之國自是成王封之桐葉事傳譌耳說成王封應侯出於韓詩外傳則以詩應侯順德作應國之侯解亦必韓詩也旣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則詩言成王之孚亦定作周成王解矣又案孔子家語弟子行引詩作應侯慎德王肅注同毛作侯惟也慎作如字解亦與毛異

史記齊太公世家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戎大作豐邑白虎通聖人篇非聖人不能受



命引詩文王受命

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本爾雅釋言王公伊濯毛傳濯大本爾雅釋詁釋文於烝濯引韓詩並云美也不如毛義分晰築城伊滅釋文滅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毛傳滅成溝也則毛亦本韓詩作洫矣說苑修文篇引詩云鎬京辟雍四句靡作雍雍今文靡古文也孝經感應章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孔安國孝經傳美武王孝德之至而自方皆來服從充于四海無所不暨雖是緣孝生

意鎬京辟靡實纘靈臺辟靡之緒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荀子王霸篇引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云一人之謂也又議兵篇儒效篇並引此三句云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閔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儒效篇惟少殷之服民四句及無幽閔二句餘並同似是古人說義闡發作君作師歸本於民以養生之者亦從孝字立



說而作師則辟靡正旨也與孟子引此詩而通其義於七十子服孔子正同

郝敬詩經原解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永寧觀成以始武武王翼子貽孫以終文

禮記坊記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曰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其君詩箋

則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於此正義謂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文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翰案引詩斷章亦不容歧解顧上下之文上言文王築豐此言武王築鎬詩人卽以此爲文武之功詩何嘗有伐紂意則注禮得而箋詩失也



王安石新經義繇詩云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  
生民詩云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案尚書中  
候有稷起篇

姜嫄史記周本紀作姜原張守節正義引韓詩章句  
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與毛傳姜姓嫄名  
不同

厥初生民首章毛傳據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  
禘之禮謂帝爲高辛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  
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夙早育長也鄭箋以帝上帝也敏拇也介  
左右也夙之言肅也言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  
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  
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  
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案  
河圖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尚書中候稷起蒼耀  
稷生感迹昌異義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聖人皆  
無父感天而生此鄭之所本也正義王肅引馬融  
曰帝嚳有四如上如姜嫄生后稷次如簡狄生契



次如陳鋒生帝堯次如姬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  
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尙未有子故  
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  
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  
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  
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  
聽姜嫄棄之卹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  
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

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  
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  
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馬昭孫毓皆有論說  
正義並錄之要未明所以去之之故賈誦叔先生  
解此篇云毛傳解履武謂隨帝嚳祀郊禱求子說  
不可易次章是見棄之由毛於先生如達訓爲易  
於不坼不副貼毋說遂致詩意晦爾達說文作牟  
小羊也七月生曰牟蓋稷當彌月之期未滿十月  
如牟羊之生故曰先生惟未滿月故形體尙在胞



中不坼不副以爲死胎然實無災無害也而帝譽姜嫄以此赫然厥靈者乃疑爲上帝之不寧我不安我之禋祀故徒然生此子而不能舉也是故棄之寘之隘巷是小臣自宮內抱出暫寘於此牛羊過者腓辟而字愛之羣歎爲異而亦不知其能生也寘之平林棄於野外也會伐平林者見此塊然之物以爲不祥乃移寘寒冰之上有鳥來以翼覆之得暖煦之氣形體坼副故鳥甫去而后稷呱呱泣矣其聲覃然而遠訐然而大道路聞之以報宮

中乃收養之故名棄也此說雖異而實確鑿協於情理且於詩詞吻合可以息羣喙之爭矣

說文解字坼裂也引詩不坼不副集韻入聲二十陌坼擗斥坼拆宅六字同恥格切

誕寘之平林毛傳置之平林爲人所收取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引詩傳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以平林爲山列女傳云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薦謂以薦加其身亦收取養之也夫旣爲平林人收取之矣又何爲寘之寒冰耶說皆與理



不協

說文解字部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因棄外家國右扶風  
風棨縣是也引詩有邵家室集韻平聲上十六哈  
湯來切邵釐釐並同

孫氏星衍邠州志狼乳溝在邠州南相傳卽平林寒  
冰之地雍勝略云在州東三十里卽棄后稷狼乳  
處狼乳事僅見於此又邠州城南外有履跡坪隘  
巷並見雍勝略案此皆後人附會而爲之說

說文解字口部噤小兒有知引詩克跂克噤集韻入  
聲三十四職鄂力切噤噤噤噤四字並同又春秋  
元命包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戴土  
食穀宋均注皮有土色也頤面下部下部爲地巧  
於利也岐頤似卽指克岐而言

藝之荏菽釋文出荏叔云或作菽今注疏本作菽載  
釋文菽或作叔說文解字穎禾末也稊禾采之貌  
并引詩禾穎稊稊與毛詩禾役字異集韻上聲一  
董疇瓜多實貌引詩瓜疇疇疇通作啍啍

弗厥豐草釋文弗韓詩作拂拂弗也案以弗無子毛



傳弗去也韓訓弗亦去義謂去草也

呂氏春秋辯土篇高誘注引詩實穎實粟有郃家室

高用韓詩無卽字非脫也

漢書郊祀志后稷封於釐師古曰釐讀與郃同今武

功城是雍勝略釐亭在郿縣境詩正義引杜預注

郃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案郃作釐釐亦三家之

異文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新論曰郃在漆縣

其民有會田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與有災咎

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

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此說舜

時與鄭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微有

不同說文解字秠二稗一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

后稷之嘉穀也與毛鄭合

恒之釋文本又作亘正義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詩作亘則唐時兩

本並行也

說文解字臼部曾杼曰也引詩或籛或曾集韻上聲

三十小以紹切曾杼說文云云或作杼杼



飀儀禮有司徹手執挑匕枋鄭注挑謂之歆讀如  
或春或枕之枕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鄭注禮時  
用韓魯詩作枕卽挑字與冑同釋文掄說文作冑  
而說文引詩作或簸或冑與毛詩或春或掄不同  
當是三家詩有作或春或蹂或簸或冑者故許依  
用之

爾雅釋訓溘溘浙也焯焯烝也樊光注引詩釋之溘  
溘烝之焯焯說文解字火部焯烝也引詩同毛詩  
作叟叟浮浮是古文假借字

取羝以較釋文出取羝云字或作羝今注疏本作羝  
張參五經文字羝詩又作抵字則張陸所據蓋兩  
本也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慕其欲儉其  
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  
注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后稷於郊以配天  
庶幾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毛詩作肇祀  
箋謂后稷肇祀上帝於郊亦訓肇爲兆也

列女傳卷六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



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班彪北征賦慕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潛夫論德化篇

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

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

於心皆以行葦為美公劉之詩蓋本三家

維葉泥泥釋文張揖作芄芄案博雅芄芄茂盛也此

陸之所引肆筵設席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詩作

肆筵設机皆用三家經字

莫遠具爾鄭箋爾謂進之也戴氏考正按爾猶此也

如春秋傳公與為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

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為之設

筵授几

集韻入聲十八葉臙切肉也取脾腎實腸炙之曰臙

引詩嘉肴脾臙殺作肴與今本不同釋文引通俗

文口上曰臙口下曰函案通俗文服虔作或曰李

虔作攷李密一名虔即晉之李令伯也

列女傳引詩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文選

張平子東京賦決拾既次彫弓斯設用詩敦弓既



句也說文殼張弓也引詩亦作殼毛訓敦弓畫弓而於既句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亦是引滿之義據周禮考工記弓人王弧爲言亦指彫弓也正義引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爲事不經見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所言唯嬰弓小異蓋古逸禮文也

陸佃埤雅釋天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嚳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正燕則

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爲主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耇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爲厚也

爾雅釋言明朗也春秋正義引樊光曰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四字說義極精括

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正義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得用尸也此公尸古義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案此挾詩之蘊非斷章取義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類善也正義類善釋詁文爾雅郭璞注引詩永錫爾類邢昺疏引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勤施無私曰類則類有同類皆善之義鄭箋此以與女之類族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引春秋傳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爲

證義足相成楚辭九章懷沙王逸章句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惟善乃可爲法亦毛義也

荀子子道篇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引詩孝子不匱蓋人子之事親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此從孝思易竭處發出不竭之孝方說得孝德瀰瀰十分圓滿也

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



及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人  
民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詩鄭箋壺之言捆  
也謂家室先以相捆致己乃及於天下以壺爲捆  
不及毛之有據釋文出壺字云鄭捆致也案壺是  
古字宋本作捆說文木部有捆手部無捆捆與閫  
同韋昭國語注壺捆也可證

李樛詩解既醉一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  
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

朗令終考終命也然觀其錫祚及於孫子又豈獨

五福已哉

公尸來燕來寧鄭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  
燕徐常吉毛詩翼說按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  
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敢爲而  
繹賓尸於次日尊尸所以尊神也

說文解字鷺鳧屬引詩鳧鷺在梁案毛詩無此句疑  
在涇之異文

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引韓詩白甕水流進貌當是



釋鳧鷖在壘義與毛傳壘山絕水也鄭箋壘之言門也皆不合

說文解字醺醉也引詩公尸來燕醺醺與毛詩來止薰薰字異

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假作嘉顯作憲與今詩異毛傳假嘉也用爾雅釋詁文與中庸合鄭箋顯光也與禮記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兩訓互異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用詩語皇皇作煌煌漢書五行志帥由舊章率作帥皆用三家經字

宜君宜王釋文出且君且王云一本且並作宜字今

注疏本作宜君宜王段氏玉裁云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正用此詩意案箋云或為諸侯或為天子兩或字正二且字之訓傳云宜君王天下也此總釋四句大義俗人以為專釋末句遂誤改且字為宜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



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又新序雜事五夫不學不明古道而  
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亦引此二句案二書所言  
與孟子引此詩言遵先王之道義合又案說苑新  
序皆劉向作說苑引詩憊作憊忘作亡是用魯詩  
而新序仍同毛詩後人所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假樂詩終以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蓋交泰之時憂在怠荒卽臯陶賡歌之意

民之攸暨毛傳暨息也正義釋詁文引某氏曰詩云

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嘒則暨與嘒古  
今字也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嚴重模糊，文字無法辨識。該區域包含多列垂直排列的文本，被一個粗黑邊框所包圍。



